

旧上海教父是杜月笙，旧四川教父是……



山城教父

范稳 著

花城出版社

“袍哥”是旧中国发源于四川的帮会组织。袍哥大爷范绍增，是整个四川袍哥界的“教父”，他所统帅的袍哥帮会与杜月笙统帅的青帮在当时的旧中国各踞一方，相互对峙、相互利用……他同杜月笙是结拜兄弟，是戴笠离不得、杀不得的对头，是军阀们及蒋介石既拉拢、又限制的角色。抗战期间他是重庆举足轻重的人物：没有他的范公馆，孔祥熙一家在战乱之时怎么能……；没有他的面子，杜月笙不可能从四川搞到一两鸦片；为了他的姨太太，他敢将蒋介石宠爱的侍从室少校军官大卸八块；为了袍哥帮会的生存，他敢同杀人魔王戴笠兵刃相见；他还曾扬言要将老蒋赶出山城……

第二十章

范哈儿带着上校副官严祖德乘轮船去武昌面见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时，不知道此番受召见，是祸还是福，是喜还是忧，是自己军事生涯的转机，还是这条九死一生的老命的终结。

当他在上海接到蒋介石的电召时，他还以为是自己的机运来了呢。要知道当年在蒋介石身边鞍前马后奔走的集团军总司令、大军阀多如牛毛，多少军中豪杰想去抱蒋介石的大腿都没机会。而他范哈儿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被废黜的副军长，亏他蒋介石还想得起他来。记得是打红军时，曾和蒋介石的大本营有过电报上的来往，后来想联合几个川军师、旅长倒刘湘，也通过顾祝同往蒋介石那里打过电报。这么多年过去了，老蒋居然还没忘掉他！

但杜月笙的一句提醒让他着实吓了一跳。杜月笙说：

第二十章

“老头子是不是觉得你在上海搞‘益社’摊子铺得太大，现在政界、军界都有你的‘益社’会员，人家以为你范哈儿在挖他的墙脚呢。”

范哈儿立刻急出一头汗来了，当今中国，除了共产党，谁敢跟老蒋过不去呢？即便是帮会同仁，哪个又不是唯老蒋马首是瞻？范哈儿跟杜月笙抱怨道：“哪个龟儿吃多了要和他老蒋斗？他有他的江山社稷，我有我的江湖兄弟，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么。”

但杜月笙自比范哈儿看得更远更深一些，他开导范哈儿道：“范老弟可别忘记，江湖在江山之下呀。这也是我等在老头子的屋檐下的道理。为什么我的青帮中没有多少军界人士，我不得不防人家怀疑我杜某人有二心呀。”

范哈儿不得不由衷佩服杜月笙的老谋深算，自己咋个哈头哈脑的被别人一捧，就在蒋介石的军中广结兄弟呢？

蒋委员长召见，你不去也得去，想躲是躲不过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范哈儿仗着杜月笙写给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引荐信，壮着胆子踏上去武昌的船。本来他想一个人去的，要有啥差错也不连累他人，但骚鸡公非要跟着一同来不可。说大哥去了武昌，我在上海还不是过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是灾是难，我和大哥一起承受。

骚鸡公自重新跟了范哈儿后，在范府内外尽心尽职，可说是忠心耿耿，将功补过。范哈儿原来聘用的那些幕僚一开始还担心骚鸡公心怀鬼胎，对范军长再次下毒手，但时日一长，大家看到他确实洗心革面，从头做人，大有为

了范哈儿的安全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决心和气概。一次他和范哈儿外出，碰到几个想来惹事的地痞，他们围了范哈儿的汽车，将污水往车上泼。骚鸡公说了声：“大家坐好”，就开了车门出去，从背后抽出一把二尺多长的刀来，冲着这群地痞就是一阵乱砍，地痞们也纷纷操起木棍、刀子来应战。由于那里刚好是租界地，不好乱打枪，车上除了司机就是范哈儿带着两个姨太太，所以大家只能看着骚鸡公在人群中左冲右突，幸好骚鸡公玩命杀开了一条血路，司机加大马力冲了出去；等到了晚上骚鸡公才一身是伤回来，众人问他怎么脱险的，他只淡淡地说：“回来就行了，还问个啥。”

从那以后，范哈儿就任命骚鸡公为自己的上校副官，重新恢复冥王山五哥的地位。两人如影随形，范哈儿走到哪里，骚鸡公就跟到哪里。

在去武昌的轮船上，范哈儿曾问骚鸡公：“老五，你说这回蒋介石会不会杀我？”

骚鸡公观范哈大哥一路上都是心神不定，忧心忡忡，就故作轻描淡写地说：“我准备了那么多年，到头来还是杀不了你范大哥，蒋介石他咋个杀得了你哟。”

范哈儿哈哈大笑：“五弟把自己跟当今中国最高军事长官相比，老蒋听到了可不会高兴的哟。”

骚鸡公道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要说杀一个人的胆子，我肯定比他的大；但要说杀千万人的胆子，他肯定比我的大，这样我就和他扯平了。”

范哈儿再度大笑：“那就算数。你帮我扎起，让他杀不

了我。”

范哈儿和骚鸡公一走下轮船，就见码头上两个穿藏青色中山装、戴礼帽的男子神色冷漠地向他们走来，来到跟前时其中一个问：

“是从上海来的范军长吗？”

范哈儿答道：“是的。两位兄弟是……”

“我们是戴老板手下的人，特地来接范军长的。范军长这边请。”

范哈儿一听就放心了，开初他还以为是蒋介石大本营来的人直接送他去面见老蒋，那样的话他一点准备都没有，在老蒋面前肯定要栽。

范哈儿在一座小洋房内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戴笠戴老板，这个让当时大多数国人一听就感到心悸的头号大特务头子。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戴老板初给人的印象并不是如传闻中说的那样凶神恶煞，飞扬拔扈。他甚至可以说更像一个标准的军人，他看人的目光很犀利，但他对客人的态度却很从容，完全符合中国人的礼仪风范。

当然这只是戴老板给杜月笙的客人的一点面子了。要是范哈儿不是以今天这种身份站在戴老板的面前，他就会晓得戴老板的厉害啦。几年以后范哈儿拉起四川的数十万袍哥，准备同老蒋作对开战火，就是这个站在范哈儿面前笑嘻嘻的戴老板，带着全副美式武装的大队特务前来为老蒋保驾，范哈儿和戴老板那时就没有这么多客套可讲啦。

戴老板看完范哈儿带来的杜月笙的信，就打着哈哈

道：“哎呀呀，杜先生在信中对范军长推崇备至呢。范军长在上海的事我这里也晓得一些。嘿嘿嘿，范军长真是个人物嘛。我这里每周都能收到有关你的‘益社’的报告。”

范哈儿倒吸一口冷气，只感到背脊骨深处阵阵发凉。天下事，咋个瞒得了戴老板？这是杜月笙和他告别时说的话。既然人家每周都有你一份报告，那就干脆给他“明砍”（侃）了。

范哈儿挺直了身子说：“报告戴老板，兄弟我办益社，摊子是铺大了点，当初是想利用我袍哥在江湖上的影响，把他们都组织起来，以图有朝一日，为国效力。”

戴笠道：“范军长不要紧张。你这些事我都扣在我这里，蒋委员长尚不知道。”

范哈儿忙连连弯腰致意道：“谢戴老板了！谢戴老板了！”

“范军长不用客气，都是帮中兄弟，今后还少不了互相帮忙的时候。委员长为何找你来，现在我也不知道，你去见了他就明白了。”

“可是……我……报告戴老板，我是一个拖棚子出身的粗人，没啥教养，不晓得见了蒋委员长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戴老板天天在蒋委员长跟前行走，请戴老板指教一二与我。”

戴笠想了想，道：“还没有哪个人向我提这个问题呢。这样吧，我只能给你说说几点尤该注意的事项，其它的嘛，就靠你相机行事了。”

范哈儿忙连连点头道：“戴老板尽管吩咐。”

第二十章

“面见蒋委员长嘛，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委员长到前线视察时，好多列兵都见过委员长呢。作为一名军官，面见委员长时，首先要注意仪表风范，军服要整洁，敬礼要标准，回答委员长的话要言简意赅，声音洪亮。当说的则说，不当说的则少说或不要说。其二，委员长最讨厌哪个和他辩论是非，他认可的事你千万不要再去做辩解，只能稍稍为之做点解释。其三，要时时体现出自己的军人素养。委员长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人。反之，那种窝囊的军人在委员长面前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从前委员长召见一个旅长，这人太激动了点，见了委员长竟浑身抖个不停，委员长两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本来说提他当师长一事也就告吹。从你一站在委员长面前时起，到你转身离开，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委员长的视线之中，委员长喜欢从人的背后观其走路的步履姿态，是否沉着老练，稳重踏实。有的见了委员长转身走时，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不觉就放松了自我控制，也许就是这一疏忽让委员长不高兴了，你就前功尽弃。这第四嘛，委员长喜欢问部下都看些什么书，我不管范军长平时看不看书，但有两本书你一定得找来看看。一本是委员长亲手写的《剿匪手册》，一本是委员长常常读的《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委员长若要问你兵家常事，大不了都是这两本书上的问题。其它的嘛……哦对了，委员长最近对刘湘和山东韩复榘勾勾搭搭很不高兴，估计会问你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范哈儿有了戴老板这番面授机宜后，心中的胆气得到了一些回升，那感觉就像你去赴考，有人把试题事先告诉

了你一般。

范哈儿是在一个天空阴沉的上午被召到蒋介石的官邸去的。骚鸡公一直把他送到来接他的汽车前，范哈儿看到骚鸡公的脸上荡漾着一股开心的笑意，他不知道他为何要笑，他真想骂他一句：老子这是去赴考，要是不及格，脑壳就保不了啦，你龟儿的还笑啥子笑？

但是他哪知道骚鸡公在笑脸下的酸楚！

范哈儿一坐进那辆美式道吉车，就闻到了车上有一股神秘的香味，它不是他经常可以闻到的那种紫檀木清香的味道，也不是上海滩上那些舞女们身上发出的法国香水的味道。它有一点点像寺庙里香火熏出来的那种香味，但又不全是，它还让人感到有点不舒服，感到压抑，感到恐慌……

它究竟代表着啥子意思呢？

当范哈儿听到侍从长一声高喝：“委员长到——”时，他一直绷得很紧的全身不知为何一下放松了。怕个锤子，古人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要死也就鸡巴朝天。骚鸡公说要杀一个人他比蒋介石胆子大，可连他都杀不了我范哈儿，蒋介石也杀不了我！

蒋介石很威武地走进来，只看了范哈儿一眼，就一边走向自己的坐位，一边问：

“你就是范军长？”

范哈儿立即双脚用力一并，“啪”地一个立正，声音洪亮地说：“报告委员长，部下正是范哈儿！”

蒋介石这时已坐到座位上，用眼仔细打量挺胸收腹、衣着笔挺的范哈儿，赞许了一声：“唔。”

第二十章

蒋介石没有急于问话，而是翻弄着桌上堆积的公文，好像范哈儿并没有站在他面前一样。

范哈儿像一根木桩一般立在那里，眼望前方，神色严肃，大度自然。

忽然蒋介石声调不高但颇具威严地说：“范军长，你知罪否？”

范哈儿的心一下凉了，脑海里只一个劲地冒一个词儿：拐了拐了拐了拐了……

“范军长……”蒋介石又声音不高不低地喊了一声。

范哈儿心里说，不能再光念“拐了”啦，要不就彻底“拐了”。

“报告委员长，部下不晓得有啥子地方做错了！请委员长指教！”

“指教，哼！”蒋介石把手中的一份公文重重放在桌上，语调生硬地说：“我怎能指教范军长！”

蒋介石说着站起身踱到窗台前，把背对着范哈儿。

范哈儿头上的汗水一层一层地冒，这老蒋说不能“指教”我，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脑壳要掉地呢？范哈儿从没感到有今天如此地胆怯过，要是自己手下的袍哥兄弟看见了，袍界里该传出范大爷在老蒋面前拉稀了之类的小话了。

范哈儿仍挺起胸部道：“部下实在不明白委员长的意思。部下要真有罪，请委员长指出，部下甘愿受罚。”

蒋介石转过身来，踱到范哈儿面前，以早就洞知一切的口吻说：“想想你在上海做了些什么？”

山城教父

范哈儿立即想到“益社”的事，但戴老板说他没有向蒋介石禀报这事呀？难道他骗我？搞特务这一行的人，十句话有九句是假的，剩下的那一句话还是废话。

但是事到如今，要么硬起，要么装“哈”，没有它路可走了。

范哈儿决定先给老蒋装“哈”，他又一“刷”地一个立正，道：“回委员长话，部下在上海除了耍，没干别的啥子！”

蒋介石厉声喝道：“还没有干啥子？一个大上海都快被你们这些人搅翻天了！狂嫖滥赌，为一个妓女一掷千金。这哪里还像我党国的军人！身为党国高级将领，不注重在公众中的形象，民众怎么跟着你拿起枪上战场？日本人把我中国军人放在眼里，就是我们有些革命军人在后方不洁身自好，到了前线又贪生怕死！”

蒋介石越说越气，在屋子里转来转去。

范哈儿反倒松了一口气，原来老头子是为这个事生气呀。他依然拿出镇定的声调说：

“部下知罪了。部下为委员长丢了脸，实在该死！该死！不过，委员长有所不知，部下对刘湘不满，被他逐出四川，心中有气，就不检点自己了。以后部下一定按委员长的训示去办，再不吃喝嫖赌，多讨几房姨太太就是了。”

蒋介石被他这后一句话弄得有些哭笑不得，但他还是注意到了范哈儿提到了刘湘的事，因此就问：

“刘湘对你怎么了？”

范哈儿心中大喜，忙道：“报告委员长，我和刘湘的过节可追溯到当年剿红军时，刘湘指挥不力，反把责任推到

第二十章

下级军官头上，部下曾向委员长反映过此事。”

蒋介石点点头。

范哈儿继续道：“刘湘心胸狭窄，连委员长都容纳不下，就更不用说我一个小小的范哈儿了。”

蒋介石喝道：“刘湘此人太自信了！一贯抗拒中央，自己想当四川王！”

“委员长说得极是！还是委员长高明啊！”范哈儿的马屁马上跟上，把火烧到刘湘头上，他今天就能过关了。

“这个……这个……”蒋介石找着词儿，“适逢全民抗战，刘湘尚能主动请缨上前线，也有他好的一面。不过……”

范哈儿立即接上口说：“不过我听人说他和山东韩复榘来往密切。”

蒋介石眉毛一扬：“哦？范军长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范哈儿只不过把昨天从戴笠那里听到的话随口胡诌，以博取老蒋的欢心，哪想到老蒋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呢！

情急之中范哈儿就继续乱编下去：“报告委员长，部下在刘湘部还有许多旧部，他们和我是生死哥弟，刘湘和韩复榘勾结一事，这个……部下也时有所闻。”

蒋介石此时“龙颜大悦”，他拍着范哈儿的肩说：“范军长，你是站在中央一边，还是站在你们四川人一边？”

范哈儿又是“啪”地一个立正：“报告委员长，范某人时刻听从委员长的召唤，只是刘湘一直容不得我，范某人才没有为委员长、为国家尽忠效力的机会！”

蒋介石赞许道：“唔。范军长，刘湘不给你机会，我给

你。”

范哈儿立即说：“谢委员长栽培之恩！”

“听说你是袍哥，在四川有许多旧部军官和兄弟？”

“是的。”

“时值抗战，国家需要兵源，我要你回四川去，在一年之内，为我组成一个军的兵力，编为第八十八军，你任军长。范军长，可不可以啊？”

范哈儿心脏一阵狂跳，格老子的，老蒋是叫我来封官授印，金殿接旨啊！刚才又吓我哈儿做啥子嘛。

范哈儿忍住心中的高兴，双脚用力再一磕：“报告委员长，组成一个军的队伍，部下不用一年的时间，半年就够了！”

“范军长，军中无戏言！”

“报告委员长，半年之内我范哈儿不为委员长拉出一个军的队伍来，委员长就把我的脑壳拿去。”

蒋介石大喜：“四川多有范军长这样的军人就好了。你回去一方面组军，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顶重要的任务。”

“委员长请指示！”

“帮我看好刘湘的一举一动，随时向中央汇报！”

“是！”

刘湘老儿啊，你范大爷要回来翻你的肥肠了！

不料蒋介石突然发问：“范军长，四川话里‘哈儿’是什么意思？”

范哈儿不知老蒋问这话是何意，只得如实说：“报告委员长，在官话里，‘哈儿’就是……这个……这个，傻瓜的

第二十章

意思。”

蒋介石嘿嘿嘿地笑了：“你就这样一直让人叫……这个‘哈儿’？”

“报告委员长，古人还说‘难得糊涂’么，我范哈儿不才，没念过啥子书，‘哈’一点，在这个世道上混容易一些，多少聪明人都比我的脑袋掉得快。”

这话稍微有点让蒋介石不高兴，但他没有发作。只是说：“你是我手下的高级将领，也应该有个自己的堂堂大名。”

范哈儿见刚才老蒋的脸上没有笑意了，不晓得是哪句话触犯了“龙颜”，就赶紧说：

“请委员长给范哈儿赐个名吧！”

“这个……你在家是处哪一个字辈？”

“回委员长，是‘绍’字辈。”

“唔，‘绍’，这个字好，再接再厉之意，范军长，就在‘绍’字后增加一个‘增’字吧，绍增，怎么样啊？”

“委员长取的名，哪有不好的。谢委员长了！”

“唔，范绍增，是个好名字。范绍增！”

“到！”

“平常都爱看些什么书？”

“报告委员长，部下是拖棚子出身，没上过啥子学堂。但从军以来，委员长的《剿匪手册》是必读的！”

“哦？那我问你，这本书里讲的作战六条原则是什么？”

“搜索，警戒，通讯，联络，侦察，窥视。”范哈儿答得干脆利落。这是他昨晚花了几乎一个通宵才背下来的

山城教父

呢。

“不错。范军长，你比我的一些学生还更懂得我的意思。这个……你不‘哈’嘛。”

“谢谢委员长夸奖！”

“范军长，回去后好好干，中央是不会忘记那些效忠党国的人的。”

范哈儿回到饭店里时，进了房间就喊：“骚鸡公，我们可以回四川了，老子升八十八军……”

屋子里竟空无一人！

骚鸡公会去哪里了？说好在房间里等我回来的嘛。

范哈儿转身出去问楼层的侍应生，那侍应生说，和你同屋的人赶中午的船走了，他有一封信留给你。

范哈儿急忙接过信来，只见信上骚鸡公用歪歪扭扭的字写道：

大哥：

你回来见了此信，肯定是老蒋封你官了。我两兄弟在北伐时就因跟姓蒋的走还是跟姓汪的走闹毛过。所以现在我不想再为了跟哪个走和大哥结梁子。我不喜欢老蒋的为人，他要杀你时，我会跟你站在一起；他要用你时，我会离你远一点。所以还是让我到江湖去好些。

告辞了，大哥。你多多保重！

又，大哥要是见到冥王山上的其他哥子，不要提

第二十章

我在上海刺杀大哥一事，我就先谢谢你了。我俩的恩怨，今生已了，如来生有缘，再做生死兄弟吧！

严祖德

范哈儿费了好大的劲才醒过神来，他一跺脚：“这个骚鸡公啊！”然后冲下楼去，要了一辆人力三轮，向码头奔去。

到范哈儿赶到码头时，正好有一艘去上水方向的船在收起锚链，准备启航。范哈儿跑到码头边，睁大眼睛往船舷上看，那上面有不少的人向岸上送行的亲人挥手告别。

但范哈儿没有看到骚鸡公。

船长鸣着汽笛缓缓离开码头，范哈儿眼睛都看酸了，还是看不到他的生死兄弟的身影。

船走了，码头上送行的人也走了。范哈儿面前只有一江东流的长江水。

范哈儿久久立在空中荡荡的码头上，眼望迷蒙的长江极远处，不知道自己耿直刚烈的兄弟将在何方江湖安身落脚，也不知道下次兄弟间若能再相见又将是怎样的一种境地。

江湖之大，浩渺无边；

兄弟之情，难于言说！

还有再见面的那一天吗？

范哈儿怅然返回时，竟不知道这一段时间来和死而复生的骚鸡公朝夕相处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里。

从前多少次梦中见到骚鸡公，他都是一副水淋淋的样

山城教父

子，他那付落水鬼的形象深深烙在范哈儿脑海里，怎么也抹不掉。正如前冥王山张大爷在他梦里出现时多是一腔肠肠肚肚翻在肚子外一样，从自己身边走了的那些哥子兄弟，从来都是范哈儿生命的一部分啊。

范哈儿带着蒋介石的高方宝剑回到重庆时，已有些春风得意马蹄轻的意味了。那时刘湘不可一世的威风眼见得已是日薄西山、暮气沉沉，他主动率十万川军主力到抗战第一线，怎想到蒋介石还是对他不信任，在南京保卫战中，给他来个釜底抽薪，将孙元良、宋希濂部撤出淞沪战场，近十万川军将士便成了蒋、刘斗法的牺牲品。刘湘从战区返回后，蒋介石也不让他轻易回四川，借口要保卫大武汉，将他召到武汉自己身边。刘湘无奈只得称病住进汉口万国医院，在川的旧部忙于应付老蒋，已对范哈儿这样一些从前的异己分子放松控制了。

加之现在范哈儿回川身揣蒋介石的委任状，带着“组军”这一特别使命回川，身价倍增了呢。

在四川苦熬了几年的罗驼背等人也终于盼来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他亲率尚在军中任职的原第四师旧部军官，以及一些已流落到江湖中去的前冥王山哥子兄弟，敲锣打鼓地到朝天门码头来迎接范哈儿。一些山堂的袍哥大爷听说范大爷回来了，也纷纷赶到码头上来迎接。范哈儿没料到的是今番回到重庆会有这般的风光和威风，想当年自己被刘湘所逼仓促出走重庆时，是何等的凄凉啊。众兄弟执手相别，欲哭无泪。到了上海装疯卖“哈”，花钱如流